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傳算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力役取之于冬

臣按孟子此章舉布縷粟米與力役並言而皆謂之征征也者上取于下之名也布縷粟米專取其物而力役之征蓋兼乎人力也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冢宰

職出九賦者之人數

以辨

別也

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讀為弛

舍

賈公彥曰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謂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合科

役者科役之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者不科役故言弛也

吳澂曰夫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別其目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

饒也

吳澂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也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餘則為老弱也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給公上也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以歲時入其書

作文書入于司徒

吳澂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也野則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也征之者給公上之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而不收役事也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

失其名

曰三代役法莫詳于周周禮伍兩軍師之

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

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臣按凡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役有輕重繁簡遠邇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強弱富貧貴賤之異不可以一槩論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硗腴必稽其人民以

知其多寡虛實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強弱老少必
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
之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可任彼夫貴而有
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事于公與衰老
之老篤廢之疾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所以任夫
繇役者皆必少壯之夫平日習勞丁多而家給者
也夫民食三土而賴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產
則服力役以為國衛足國用成國事亦其職分之

所當為者也。用所當用之人，為所當為之事。雖曰為國，亦所以為民。而又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是以國家有所經營，則咸如子趨父事。有所征伐，則莫不敵王所愾。而上無不成之事，下有衛上之忠。而天位永安，國祚延長矣。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張載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

吳澂曰民無職事謂游惰者也游惰則罰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謂出土徒車輦以給繇役者也

問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馬端臨曰古人于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于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間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

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太酷乎

臣按民之無職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彼將何從而得乎聖人為此制所以抑游惰而使之趨南畝也當是之時民之無田者蓋鮮矣間有無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賦但比之有田者為輕爾後世口賦之算不問有田無田皆出賦與古異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讀為征

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年則公旬

均也

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玄曰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運委積之屬

臣按力征即孟子所謂力役之征也力役之征有專用人力為者造作脩治之屬也有兼資物力成者輦運輓輸之類也均人掌均力征必先審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其家之牛馬車輦或有或無因其材而任以事隨所宜而加之役用其所有而不

強其所無此民之役所以易供而國之事所以易成也然用民之力豐年不過三日歉年僅用一日而已而不豐不歉之年則又惟用二日焉一歲之間三百有六旬上之人僅用其民三日之力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民安得不安富國安得不清泰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

上也落也其死生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

徐幹曰民數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其重之也如此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也是以先王致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于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姦心競生偽端竝作小則竊濫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掇也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

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所謂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周時惟書男女之姓名年齒後世則凡民家之所有丁口事產皆書焉非但民之數而已也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冊首著戶籍若軍民匠次書其丁口

成丁不成丁

次田地

分官民等則例

房屋牛隻凡例有四曰舊

管曰開除曰新收曰實在今日之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十戶一甲十甲一里里

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周則更大造
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為科差誠有如徐氏
所謂庶事之所從出而取正焉者也版籍既定戶
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無披閱之頃一目
可盡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註之無不當而均矣
然民偽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攢造之初立法詳盡
委任得人則不能禁革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
弊請當大造之年戶部定為則例頒行天下凡所

造之冊必須縣冊詳于府府冊詳于布政司司冊
詳于進呈者其縣冊當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州

縣田土必須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

于實在
下則書

曰坐落某里于新收下則書曰某年買某里某人
戶下田明開畝段價值畧至其開除者則止書曰

某年賣與
某里某人府冊止書地名司冊及進呈者則否如

此則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驗其貧富民間爭
訟有所質證得以知其虛實遇有旱潦有所優免
不至于混而無別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

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稅之

且役之也

臣按後世戶口之賦始此蓋古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游惰無職事者則抑之俾視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漢計口出算之後則凡為民者有身則有庸力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為後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

臣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繇役也漢制民

年二十二始傳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為異制
令男二十始傅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賦凡
三十有六年也

齊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民偽
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
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有疾皆政
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
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

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筭能革斯弊

臣按冊籍之弊古今一律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來每十年一攢造民年十五為成丁未及十五為未成丁官府按冊以定科差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徵差役率驗其戶口田產立為等第數役者不得差貧賣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其制度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

一二日禁革所能盡亦非一二人智慮所能周也
請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戶部移文天下司府
州縣俾其詳詢博采積年病弊何在各處事宜何
如一一條上戶部戶部臣僚將所條具者講究處
置以聞定為則例頒行天下如齊高祖詔所謂各
獻嘉謀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則宿弊既革版
籍頓清非獨官府之科差適均而民間之詞訟亦
息矣

唐令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此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為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屬六遂有里宰鄼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今制每一里百戶立十長長轄十戶輪年應役十年而周當年者謂之見役輪當者謂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內所有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與夫祭

祀鬼神接應賓旅官府有所徵求民間有所爭鬪
皆在見役者所司惟清理軍匠質證爭訟根捕逃
亡挨究事由則通用排年里長焉此外又分為區
以督賦稅謂之糧長蓋簽民之丁力相應者充之
非輪年也惟糧多之處有之必須精擇其人不然
非惟有虧于國課而又有擾于生民也

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六十為老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濶陜為鄉帳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

刺史檢署訖鑠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變十年之間人有死生家有興衰事力有消長物直有低昂蓋不能以一一齊也唐人戶籍三年一造廣德之詔且欲守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不得依舊帳籍況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貧者富富者貧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業豈能以一律齊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穫之後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員督府州縣官

造明年當應賦役之冊先期行縣俾令各里開具
本里人民軍民匠竈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戶
各若干其餘民戶當應役者總有若干量其人丁
事產分為九等一以黃冊為主冊中原報人丁有
逃亡事故田地有沉斥買賣

必須買者賣者兩戶
相照典當者不具

審實造冊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親臨其地
據其見在實有以田丁相配叅錯斟酌定為九等
則例隨據州縣一年該應之役幾何當費之財幾

何某戶當某役各填注其下輕而易者則一力獨當重而難者則合衆併力貧者任其力富者資其財必盡一年之用而無欠無餘造成三冊一留司二發府州縣俾其前期開示以曉民使知備豫至期據冊以召集使供繇役有不均者許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時需之物則責之見役里甲云然州縣所在或在衝要或在迂僻衝要之所官物之運載使客之供應蓋無虛日而迂僻之鄉固有

經年累月而無一人過往者也民之勞逸不均莫
此為甚請立為均一之法亦據此冊通以一布政
司之民丁計算不分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
文或二三文多不過五文通收在官隨其縣分劇
易道路遠近定為雇錢則例衝要縣分所收之錢
留縣應用有所不足申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
足用之外具數報官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敷其
兩京之間運河之側州縣人民尤為勞苦若本司

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餘者用以補之雖然人烟
輳集去處固易于傭雇矣若夫偏鄉下邑無人可
雇何如曰召農而役之與之傭直可也或曰近世
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頗便之若用此法則均
徭不可行歟曰均徭之法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
江北可行于大縣不可行于小縣可行于大戶不
可行于貧民何也江北州縣民少而役多大縣民
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縣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

周之者矣大戶產廣丁多產廣則出財易丁多則出力省若夫貧下之戶以十年之役併用于一時豈易當哉竊嘗以九等之法與均徭之法計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負一石十日而盡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負十石之粟日負一石者雖有往返之勞然輕而易舉也一日而負十石往返雖不煩然以一人一日而為十日十人之事雖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

單弱者哉

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其間有九年之歇且足以革里長吏胥放富差貧之弊

固為一時良法行之江南大縣固為民便但民多役少之處往往多有餘剩戶編次者每用中下戶而留上戶俾出錢以為公用因而入已若夫小縣地濶民稀多設驛鋪去處不待十年已有徧二三次者矣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縣分及里分雖不多而差役頗少之處行之其餘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罷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罷若皂隸膳夫之類可也如倉斗必須支盡所收庫子數易則有抵換官物之弊鋪兵不居鋪舍則易于損壞此類可令當役之民出錢貼雇為宜

唐租庸調法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調法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

今制賦稅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為定分其人戶為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竈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輪當之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

之等不拘拘于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調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搦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

臣按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

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
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
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
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臣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于韓絳成于王
安石

元祐初元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為今之計莫
若降勅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

前舊法章惇駁司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

職分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則樂于雇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按呂中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蓋實相資以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强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强也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財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

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裒衆財使之運用而不至于頓躓資給而不至于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戶長耆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即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稱子鋪戶者即宋人揀括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

為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丁口衆多平日有
行檢者充之然後上不虧于官下不破其家也若
夫皂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
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為切要今後各府
州縣簽皂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馴謹
强健耐勞者以身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
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雇人代當歲該銀
十兩八錢閏加其數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

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須于按日當滿之後

如當

過正月則二月
初一與之直

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

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
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以上論傳算之籍臣按制國用者取民財以
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國用之後
者孟子論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繼之
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

言而取漢人傳民丁算口賦之籍就後世以
為言以見計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貲是亦制
國用之一法也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鬻糶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臣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嗚呼爵祿者天子治

天下之名器所以馭其臣民而富貴之者也上持
富貴之柄以馭下之人使其委身盡命以為吾用
以成天下之務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財上
以承天意下以奠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為君
者顧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為貴之
器而博其粟于民以為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馭貴
之柄而併與其祿以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
自秦政始作俑之尤萬世之下咸歸咎焉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觀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所之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鼂錯之言有所見于利而無見于義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何也蓋為治必立紀綱立紀綱

在明賞罰明賞罰在爵與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
以粟免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紀綱
不立則國非其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或曰錯之
意在貴粟以勸農夫農人勤生而務本無所俟于
爵自不犯于刑其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
也逐末者以財而易粟輸之縣官以得爵免罪恃
有爵以凌暴倚無罪以為姦塞下之粟雖多而國
中之姦愈肆是則錯之此議專于利而背義利未

必得而害已隨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邊之策豈
無它道而必用此哉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
于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
百萬

臣按自鼂錯建議之後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雖
皆賣爵然多以歲有荒旱邊有警急用度不足不
得已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書之史冊

貽譏千古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勅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漢以來賣官已非令典至唐肅宗乃至賣私第焉嗚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蓋以位天位也祿天祿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傳曰維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記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假之以名罷固不可論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設科取士雖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進身是即古論秀之法必須論定而後官之者也今不論其所業而論其所輸名曰明經而實則輸錢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而不識文字者亦與焉其取用無藝一至于此哉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令除歟歲民願入粟

金史卷三十二
賑饑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
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臣按孝宗此詔謂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聽
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則是非歉歲不行非民
願不强臨時取旨不為定例今則著為定例不問
歲之歉否不顧民之願否遇有意外興作既知其
不可取之常賦又不敢請之內帑首以鬻官為
上策嗚呼以古人馭世治民之器而為博易錢穀之

舉識治體者不為也我祖宗以來最重名器內外
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犯贓私者除名為
民當是之時民以官爵為貴冠帶為榮其所以榮
貴之者以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計者取具
目前而建為納粟賜冠帶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
幸者尚不至如前代賣見任官耳且國家無甚警
急雖少有虧欠然猶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
所營造興舉財未匱而逆計之荒未至而豫備之

而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義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賣之之時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強與之既與之後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計科率之遂使民之視冠帶也如桎梏然寧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於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子可以已之時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馴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將行何策而賣與何人哉小人苟顧目前不為遠慮凡有

建請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萬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與也惟犯賊官吏決不可焉何也彼為貪財而失其冠帶上之人又貪其財而與之是則

上下交為利矣又何責彼為哉

以上
驚官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臣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為壇泗洲募人為僧以資

上福入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徭賦失丁男六十萬
不為細變

臣按民之為僧何預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為資
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為德度民為僧是闕絕天
地生生之仁豈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
感傷天地而有以召災矧絕六十萬人之生意其
召災又何如哉以是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過歲饑河決鬻度牒

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剃度之
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臣按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

神宗問王安石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為常平本如何
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
貨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四海為富佛教未入中國
之前民未為僧官未賣度牒未嘗無邊事無荒年

未聞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孟負其學以堯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見也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糶穀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十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國千有餘年世之英君鉅儒非不欲去之但習俗已成深固盤結終無可去之期唐宋以來有度僧之令至熙寧中始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臣竊以為一夫不耕則國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身之用而吾之子孫亦併不得其子若孫用焉誠反而思之曰此輩可終去乎若有可去之幾禁而絕之上也若度不能禁與其縱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後度

之猶為愈也伏讀律文有曰僧道不給度牒私自
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住持及受業
師私度者與同罪竝還俗臣有愚見請今後有欲
為僧道者許與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別無違礙量
地方遠近俗尚緩急俾出關給度牒路費錢收貯
在官造冊繳部該部為之奏聞給牒發下所司遇
祝聖之日行禮畢府州正佐親臨寺觀依其教法
當衆簪剃畢然後給牒若有不待給牒擅自簪剃

者依律問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給度也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闕不補如此則國家雖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傭錢以代其役既得其錢歲終或解京或留州以為賑濟饑荒惠養孤老及脩造橋梁之用如此則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無所損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勞道途之費彼亦樂為之矣若此者雖非聖人中正之道然勢至于此無如之何與其任彼

所為不若有所節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猶為

彼善于此也

以上
驚信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漢以來征榷居貨之始古者關市之征蓋
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
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車至是
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于

商賈未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
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出諸途者
既正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
民之盡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船

臣按算商之車已為無名而又算民之車與船凡
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商
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嗚呼緡錢之法初

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不但商賈未作也嗚呼取民之財而至于如此民

何以為生哉

以上告緡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資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

臣按唐行率貨及借錢令以萬乘之君而借貸于民已為可醜况又名曰借貸其實奪之又可醜之甚也人君其尚制節謹度毋使國家之貧至于如此史冊書之貽醜萬世哉

以上
借貸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錢

臣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嗚呼為國而商

算至此可謂無策矣

此某間架
除酒錢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務者收抵當

臣按樸買之名始見于此所謂樸買者通計坊務
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
自行取稅以為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
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樸買燕京
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橋梁渡
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為害甚大

咸奏罷之

此模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為永額召人承買

臣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入錢于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墟市之聚集既買之津渡之往來又買之甚至神祠之

祭賽亦買之為國牟利之瑣瑣至于如此虐民慢

神不亦甚哉

此言承買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俟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民間耕蠶一年之收僅足以供一年之賦有所逋負積壓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償了堯俞所建帶納之說是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

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
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
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

臣按軾他日又言令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
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
首奮臂以營求于一飽之外哉自祖宗以來每有
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用而
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竝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伏望聖明于凡德音之布準此以施行天下窮民不勝之幸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

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後世亦可遵行

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利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為名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經總制錢

臣按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

實總財事四顧無策于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于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辨目前不暇及遠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則宋所謂經總制錢蓋出于不得已而為一時權宜之計當是時也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

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
何暇為寬征薄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仍
用之而不能除以為一時生民之害耳後世入主
苟未至猝迫無措之時決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諸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
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
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
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

處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稅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於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椿之類所謂月椿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于常賦之外經制之餘

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事已世
殊悉皆草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今世藩憲郡邑
猶藉此以為攫取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之以為
虛文夫家人之為此為公也今世之為此假公以
營私也乞峻發德音著為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
枉法之贓庶幾草官吏貪墨之風厲士夫廉隅之
節

此經總制
月橋錢

以上論鬻算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

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

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

兗州浮

舟行水曰

浮

于濟漯達

因水入水曰達

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

于淮泗達于河揚州

順流而下曰汾

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

浮于江沱潛漢逾

越也

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

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絕河而渡曰亂

于河雍州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

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

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叙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

禾本全曰總

二百里納銍

刈禾曰銍

三百里納秸

半藁

去皮曰秸

服

又使服輸將之事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于五百

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鄉大夫各有
采地而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
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
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
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
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于甚

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

引車船也

粟起于黃腫

黃腫

東萊二縣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

在朔方

率三十鍾

六斛四斗

而

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

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
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
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
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
地鎡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
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

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

祿賜于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徙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

河南地

今朔方

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

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
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
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
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
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

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
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
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
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
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
役衆而無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
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

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脩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
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
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
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

其致之有道而積粟于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
藏粟于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
而不得食而輸于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
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
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
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
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
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

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
決不可不已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
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
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
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
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

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亢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
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
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
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
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

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

今青州樂安縣也

海口千餘里蓋

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
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
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卽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卽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于北而此則自北而運于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

于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于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于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

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况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

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
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
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
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
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
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此

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于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于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
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
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
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
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

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

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艍走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

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湍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

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
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
既實滿艙中宜加之艙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
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
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
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
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闕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

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于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馬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豐足之時恒為闕絕之慮搏節用度必使

有餘而于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顯顯待哺于遠
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
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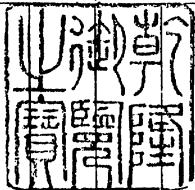
謂北漢

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豈
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為耗用
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于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輓之宜上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

下

宋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
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

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

即惠民河蔡河

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

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于

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

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

三轉般倉於真

今儀真

楚

今淮安

泗

今泗州

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
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捐運無
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
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
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
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

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輝之停留舳舻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溢則費推移

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
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
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
其所自哉臣于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船
載鹽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
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
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

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執
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
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
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
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
淮益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
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

汴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
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
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
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
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
水以利運漕蓋渚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
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
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

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滙于淮合于
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
于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
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
泗水合以為今運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
繼之開河自楚州

今淮安府

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本

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
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
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
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及高郵運
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牐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
比多損壞詔檢討復修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

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甃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

甄土以備風浪網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
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
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
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隄之
外河泊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
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執就浚
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甄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
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內以

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歟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巴延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

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幽薊萊密俱岨大海舟航
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
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
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朱清者嘗傭海濱沙民楊
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
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
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急則復來

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
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義民清與其徒張瑄隨宰
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
運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
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
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
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

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

稻以給幽燕

見唐杜甫詩

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

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

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

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

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

元初糧道自江

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洪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

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

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

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
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
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
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
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
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

運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益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

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
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朝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
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
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
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費歲歲常
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
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

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竝行江西
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
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
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
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
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
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
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

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
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
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
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
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
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
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
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

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
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
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舵回舟
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
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
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
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
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

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
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
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
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
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
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
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
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

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

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
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
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
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
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
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
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
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

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
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
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于運河窄淺
舳艫擠塞脚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益貴而
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
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
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道
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

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厯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

歲運所至之數備具于后竊恐

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

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

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

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餘

二十一年二十九

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

合餘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

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

九升二合餘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

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餘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餘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餘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

萬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
餘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
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萬四百九十石細分之每
石欠二升二合餘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
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
失者一萬九百九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一
合餘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
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所失
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餘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
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萬一百六十四石
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餘 二年七十四萬二
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
石所失者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細分之每石
欠四升九合餘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

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細分
之每石欠八合餘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
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
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三
合餘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
至者一百二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
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九
合餘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
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萬
九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餘 八
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
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
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 九年一百八十四
萬三千三十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
七石所失者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細分之每
石欠二升五合餘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

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萬四百九十一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萬七百四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餘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萬七千九百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餘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餘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萬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細分之每石

欠三升四合餘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三百
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
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合餘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
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
五萬八千三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餘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
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所失者四萬六
千六百五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餘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
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一萬三千一
百八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 三年二百四
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
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萬七百七十三石
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

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細分之每
石欠三勺餘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
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所失者一萬一百三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合餘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
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萬五千五百六
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餘 七年三百
二十六萬四千六十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萬七千九
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萬六千七十八石細分之
每石欠四合餘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
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
十五石所失者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石細分之每石
欠九合餘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
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
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合餘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

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三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餘 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 天歷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細分之

每石欠一升二合餘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
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所
失者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
欠五升一合餘 以上元史所載歲運所至及所
失之數史又云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間
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于
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
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矣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潁盜起方國瑄張士誠據浙
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爾徵海運
于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瑄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巴延特
穆爾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

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勲戚權貴衣錦繡抱珠玉而枵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覩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致于此乎矧今建國于燕而又承

其後雖天祚國家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

在封丘縣西南
舊黃河北岸

陸運至淇門

在濬縣西南
即古枋頭

一百八十餘

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水西北流

至須城

今東平州

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

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

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
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
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
河

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
岍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
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隍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牒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

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
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
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
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
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
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于聖朝
焉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
踰四百萬焉益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

鑿隋煬開剗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
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顯在于
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
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其意彰

彰然明矣

近年運道秋後春初往往乾澁舟行艱阻有妨歲計九月以後宜于清口入淮

處暫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過舟又于直沽
河流轉下海處橫作木閘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
宜各去七八里許橫立木柵以限舟柵中開門當
中浚深河潢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
此分籌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河
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擠塞而運道四時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

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益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于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

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潄于
此潭又于分水入城處築牌以司啟閉仍于御
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牐蓄禁中水非滿溢
不啟自慶豐牐之東每牐之旁皆為月河以容
挨牐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
若依舊陸輓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
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腳價踊貴漕卒舟行數
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

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脚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于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

于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牐原設牐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于提舉司出脩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輓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

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
相虧具數奏聞永為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
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
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
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閉動經
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牒設官聚夫官俸
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
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

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于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搏霄入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饑民接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于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論漕輓之宜臣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
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
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
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
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
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
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
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

中所謂天井牒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牒也泗

出水

沂出曲

洸出陽

汶源有三

二出萊蕪

諸

水縣

沂阜縣

寧縣

汶縣

一出泰山南

諸

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

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牒十有七而達于漳

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牒二十有

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

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

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

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
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
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
之沁有自瑯琊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
金龍口之河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論諸牒天
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
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
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

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執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決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

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牒在于其中設
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
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天慮惟聖
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